

總敘

太公金匱黃帝余君氏上搖搖怒尸不呈朝故為金人三藏其口慎言語也。人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

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為之居民上懷懷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冀冀手懼不敢怠人曰。吾聞道自微而志。矯自微而成。當于首周公使

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無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文中子中說子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

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誠也。切而不指。幼而不怨。曲而無詆。直而有體。其惟誠乎。子曰。誠其至矣。才之明王規於無形。聽於無聲。致慎於所未見。

休耀於所大制。制於盤盂動於几杖。居有事。人動無過事。其誠之切乎。**懲誠**唐新語懲誠太宗嘗與

烏隨波家與太子擊賞。執曰。諸座者為詠。居間立太厲之聞外傳呼云蓋。師問立本立本時為王與郎中主走洗汗。爾伏也。側手揮丹青不堪愧。報

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年屯面情緣。情染翰頭及傳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序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高宗朝姜恪以遷將立

功為左相。間立本為右相。時以手執放。獨于學生歸。又令限通一經。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城沙漢右相肥遯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文明經。

以未使進身者可為炯戒。劉仁軌為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累漂沒初御史來異武按之異武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猥洩曰公與當朝離者為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使典掩鼻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為公死劉仁軌豈夫却死耶生此除名大將軍劉仁軌赴海奏以為帶方州刺史仁軌凱旋萬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署皆稱朕意何也仁軌拜謝曰非臣能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于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武俱在堂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為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則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衆寬濬發明耳目與行禮義無為頃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堂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為也仁軌後為左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奉仁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為敬玄所掣肘仁軌奏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

之。卸何辭。敢去。遂行。天救於清海。時議稍少之。姑仁軌既官。連其弟仁相。在御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執別籍。每於縣抵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敘陽者。可為至戚。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勅然。遍昉曰。過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霸旅。訴者少。昉遷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賁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婁師德以殿中亮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鵠曰。附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年。追我何也。復自言。性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者。得不慎歟。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連起大獄。誅勳將相。道路以目。駭入則詔。說出則野。充實官。鸞獄海內。驚然百寮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輩。皆不謹慎。多作罪過。今且為卿掩

覆勿復如此義府過時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愛之顯錯俱起徐對曰
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嘿然竟不引
過緩步而出會石金吾合曹楊仁頴奏其職巧詔劉祥道并三司鹽之獄
成長流萬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義府
露布勝之通衢者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濕
奴婢而劉破不識家而競入劉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
死海內快之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還
人有索憲謂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
各集朝廷咸曰直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為衆目
所規衆口所計亦越超而失步矣自無拱之後斯風不嫁苟且公行無復
晨日之事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實宅酬直記數
日對賓朋思驕指庭中雙青桐樹曰此忘酬直還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
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創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
敗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
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
但為國除毒亦乃名在身前途彈焉堪何以至林終高宗大漸顧命裴

夾輔少主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并乳母
 之子五品夾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
 為惜侍中夾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則天命夾及
 中書侍郎劉辟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京曰我有
 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天居中執權親政顧記未
 盡臣故之節遂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為獸傳異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
 古有吏才而無學術歷臺省嘗於殿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咸
 謂之曰兩都賦無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班孟堅
 文章何謂班固事刑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
 理杜文苑知其誤處聲曰文苑亦買得張佛抱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
 之不覺仕退者不可忽歟 周矩為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
 屢言其不事事矩深以為恨後味道下獄矩相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
 不了事今日公了事也 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藏玄為掌令中書舍
 人路敬潛無涉河南道使還次筆識玄自以初莅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
 雖卻迎之幾上馬施銙損鞭而已敬潛怒攝而棄之曰郎外遠迎故遲明
 初馬上馬損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倨無准仰其知藏玄拜伏流汗乃捨

之後轉魏州刺史為魏令李懷讓所殺又俱為兵部郎中既司曹局
者非之宰相當存之遠數風俗奈何為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專房
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獨不許平玄宗乃廢后為貴人齊安日劉淑及
太子太子之行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幼之則
極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
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竄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
者久之李林甫東政陰中計於武妃行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
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瑒光王瑤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為三
廢太子等既寃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為夢官中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后
巫覡視之皆曰三廢為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
而尉又武妃死其屬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為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然
矣三廢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寃識者知有神
道焉天寶中李林甫為相專權用事先是鄂王瑒薛昶等通之等歲以立
功遷陞人密鉤軸林甫惡前事遂反其剏始請以蜀人為邊將冀因其權
言於玄宗曰陛下之權歸國家富強而諸藩未減者由文吏為將怯懦

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蒯將夫蒯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處而將之使其必元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為戍守雖

家誠

晉穆康

理亂安危保之天命而林甫斯充實土揭陷痛矣代
誠人無志非人也但君用心所欲惟行自當量其善者必從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誓守死無貳取財不期於必濟若心氣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進退不思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已見仗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覆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情舉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群情處遠則極意改維榮華耀耀無結季之動終年之動無一旦之功期君子所歎息也若夫中骨之長吟夷叔之金紫展季之親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所居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人不當獨在後人不當宿所以然者長吏喜聞外事或時發來則恐者謂人所說無以自見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恐責不入託人之請求當強言辭謝其素不據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恐急心所不思可外達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

適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筆之求下全未脩無累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若於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未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不須行小小未脩之意氣若見窮之而有可以振濟者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有所求欲者先自思若有所損廢多有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距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謂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而言強割小情未為有志也大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已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必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則且俗人傳告道傳凶疾人好議人之過謂此常人之議也坐中所言自非高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卷也非議不言靜收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易未和得失所處慎勿務之也且默以觀之其是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是竟不可言以待之既有問人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感便當無何舍去之此持闢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儼

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忌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恃辱之言。正坐視之。夫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二義。無可故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其濟汙沒。雖勝何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便必欲知。若守不己。或刻以圖惜。不可憚此小。皆而為所挽引。以盡其言。今正聖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底。既已下欲。靖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無耻。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主。若孔文舉求代先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使余起勿使忌人也。或持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偶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使言某甲。昔知吾事。是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豫以為意見之。而走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不可同。則使恐事洩。思害人已滅迹也。非意所歎重者。而來戲調笑。笑友人之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亦勿大求。矜矜以不言。養之勢不得大行。自上色也。自非臨臨相與。無他宜通。有憂。極之意。未脩之好。此人道。

所適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足常之蹟，申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捐貨微懷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之所大惡也。人慎不須離，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已，輒當為持之，勿稍逆也。見醉重重，授止慎不當至，固醉不能自財也。藝文類聚：魏王肅家誠。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誠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遠酒令也。若為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呂東萊解志錄：魏李重家誠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蓋二國為魏書。張憑傳烈為家誠千餘言，臨終勸子姪不聽求贈，但勸家誠立碣而已。魏王昶家誠：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純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還秦，光濟大漢，解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非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輝

解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為積而不能散。則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罹禍上之罪。大者破家。小則辱身。此二患也。唐書房玄齡屏風書古今家誡。清波雜志。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阮常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青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儉。僅得比眾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執踰於此。蓋有鑒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苟有一二顧者。聽之貌觀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唐韓房喬家誡曰。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韓流澗泉日記。李靖之子李善。答司馬文正問。因以為家誡。司馬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顧秉曰。相識勸正當爾。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秉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司馬曰。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司馬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平論時事。藏舌人物。真

可謂至慎矣吾母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宋史柳開傳開善射喜奕棊有集十五卷作家識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宋蘇轍集古今家誠序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則則乎惟恐其不入也日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能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之於父母也以與諫不敢顯背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饋錫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焉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傳四十九人以示報曰古有焉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

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輟讀之而歎曰。雖有
悍子。愈關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歛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
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
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
之。未止也。姜元獻公類要聖賢家戒。房梁公戒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
可以地望凌人。故某古今聖賢家戒書於屏風。今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
意。是以保身成名。國語音註曰。趙文子冠盾之孫。州之子。趙武也。謂以士
禮始冠。見樂武子。樂武子曰。善哉。禮既冠。莫賢于君。遂以賢見於卿大
夫。卿先生美成人也。昔吾違事莊主。在于趙州之臨也。大夫攝主。稱常將
下軍。書佐之華。則榮之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樂吾有也。既已實之。不知華
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晉大夫也。行桓子之子。荀庚子宣子曰。美哉。惜也。
吾老矣。不見文子德所至也。見范文子。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實諫臣。逮王
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倕。倕也。誦而讀前
世箴諫之語。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荒。公卿士列士獻詩。以風也。兜
威也。風也。也。聽讀傳之言於市。市聽商歌。所傳善惡之言。諫夫也。也。祥善

也於謹行故曰謹而之成樂其後之類是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
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郝駒伯駒伯曰善哉
戒之此謂成人人在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
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人之有冠猶官室之有墻屋也
冀除而已言自除其害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言即有有之子而善成
成子言子曾祖趙襄子文子祖趙盾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言長老
成子言大夫能則少故其稱過早為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不可忘乎夫
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先君
文公也以政得此也夫宣子蓋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
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胡之以成子之文事必濟見苦成叔子即平
叔子曰抑年少而親官為大夫也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即季子曰
誰之不可以求之言言汝不知誰可以求其為達也見張老言大
大張氏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滿滿五范叔之教可以大
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物事也志在子人事已備謹行與否在子之志
若夫三鄰之人之言也何逆焉不足錄達知子之道善矣道利是先王履

露子也。元主

成宣元書

女誠

曹大家女誠序。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

于今四十餘載。夫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勤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于殺。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夫容他門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澤。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誠七章。願諸女各為一通。庶有裨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勸勉之女誠一卷。陳氏曰。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藝文類聚。魏荀爽女誠。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亦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姁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庭。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公為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新唐書文藝列傳。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誠傳。于時鶴林王露。宋文公嘗病女誠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

立篇目曰正靜曰平靜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賢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驚忤忤防身動如律竭力幾將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益欲以配小學書也

遺誠

宋姚成一雪坡集周元成墓誌銘

成年九十時終自誌其墓遺誠謂子孫吾平生聖經賢傳心體躬行自覺超踰釋老歸盡之日謹勿信地獄之說而作佛事喪禮一從古制中峯黃錄遺誠門人佛法無備會處生死無備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一念念如教頭然尚無備了辦處者甚元惠平地土討許多忙亂耽得眼來早已四五十歲了也備喚甚麼作佛法任備以百千聰明一一犯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嘲罵麻皮與百氏諸子促頭解註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遠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備會處備轉要會轉不相應備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要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已躬下真恭實悟乃能荷肩備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改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豈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捨得摘皮自認為大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約者三四十年的此事